

大洞商

全景呈现百年洞商风云 深度演绎鄂中历史波澜



陈敬黎·著

洞商：鄂中地区居民对石膏矿洞、盐矿投资、经营商的俗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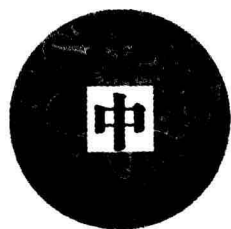
中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大洞商

全景呈现百年洞商风云
深度演绎鄂中历史波澜



陈敬黎
●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洞商(上、中、下)/陈敬黎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354—5873—5

I.大… II.陈…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5666号

策 划:刘学明

责任编辑:杜东辉 黄海阔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周 佳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30毫米×1030毫米 1/16 印张:66.500 插页:6页

版次: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1189千字

平装定价:98.00元(全三册) 精装定价:128.00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周伯安因为做官心切，一路马不停蹄地从云梦过黄陂翻山越岭，走了七天才进入黄安境内。进入黄安县境以后，周伯安吩咐麻三和三眼贼先到县政府去接头，他带着短枪队随后就到。麻三应了一声，带着三眼贼向城内飞跑。

过了个把时辰，麻三和三眼贼气喘吁吁地带着一个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年男人跑过来了，将刚刚走进城的周伯安挡了下来，麻三连忙向下轿的周伯安介绍那个男人，说这位是县政府的文书徐半如先生。徐半如见了周伯安，连忙抱拳笑着对他说黄安的百姓代表和闻人贤达早就恭候在县政府门前，迎接县长和夫人一行。周伯安见徐半如对自己如此恭敬，又听说全县的闻人贤达都在恭候他这位新县长，顿时浑身热血沸腾起来，向徐半如一扬手上的文明棍，叫他在前面引路，自己转身上轿，半躺在上面，架起二郎腿，现出了一派官相。

果然，当周伯安的人马一出现在县政府门前时，站在大门口的上百号人一齐拍起了巴掌，摆在大门口的一班锣鼓同时“叮叮当当”地敲了起来，同时响起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徐半如向轿夫挥了挥手，叫他们放下轿，他连忙走上前去，伸手扶下了周伯安，又伸手扶下了花月容。

周伯安挺了挺胸，扬着头，仔细看了看挂在县政府大门口的那块“黄安县国民政府”的牌子，又扫了一眼整齐地排列在大门口两边的欢迎人群，满脸欢笑地走到人群前。

徐半如见周伯安走近了县政府大门，抬起手来，示意大家安静，顿时锣鼓停了响，拍巴掌的人们收了手。徐半如接着大声说：“请大家欢迎新县长周伯安先生训话。”人群又响起了热烈的巴掌声。

周伯安突然听徐半如叫自己训话，先是一愣，因为他完全不晓得来做县长该走哪些套路，突然，徐半如说的“训话”两个字让周伯安来了精神，张群那接见他时的派头又在他的眼前现了出来，周伯安不由得又挺起了胸，收了笑脸，清了清嗓子，一时不晓得说什么好，想了想后，张群交待他的话又在他的耳边响了起来，他顿时精神一振，抬手示意大家放下手后，提高声音说：“感谢各位闻人贤达和百姓代表的迎接，周某不胜感激之至，我们目前面临的是两大敌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共

产党，打日本人可以慢慢来，共产党是最大的内患，要想过太平日子得先铲除。”说到这里，周伯安不晓得接下去该如何说了，“这个”一通后，接着说：“我的话不多说了，希望大家以后与我一起同心协力，把黄安治理好。”

周伯安的话一落，徐半如带头拼命鼓起了掌，大家又跟着鼓起掌来，锣鼓又响了起来。几个背着枪的保安团丁将周伯安带来的大大小小五六个箱子搬进了后院县长官邸。周伯安牵着花月容的手，在众人的簇拥下进了县政府大门。

接下来的几日，周伯安自己掏钱，在县政府里大摆宴席，招待各路人士，最后连街上的叫化子也进县政府大饱口福，周伯安同样热情接待，这为他赢得了好名声。不久，黄安城里的百姓都晓得这回来上任的周县长是个大富翁，他不会像其他穷县长一样搜刮民脂民膏。

很快结识了各方人士以后，周伯安开始整顿县政府里的公差。他首先自己掏钱把县保安团扩大到一百来人的队伍，并给每个保安团官兵置了夏、秋、冬三套衣服，为他们换了新装。接下来他将在老百姓口中名声不大好的保安团长夏太顶降成了团副，任命麻三做保安团团长，这使夏太顶窝了一肚子火，但是不敢放一个响屁。周伯安从与高仁泰的争斗中得到了经验，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月，要想办成事，必须有自己的队伍，必须有自己叫得响的枪杆子，必须有对自己贴心的奴才来替自己卖命。他选中了麻三做保安团长，掌握一百来号人，近百条枪，一是要他保证自己的安全，二是要他带这支队伍出去为党国效力。然而，他有想到夏太顶后来差一点要了他的狗命。

黄安是处于大别山区的一个小县城，日本军队驻扎在山外的巴河一带，还有进大山里来，这个县城便成了周伯安的天下。

周伯安用他带到黄安来的几千块大洋为自己做县长赢得了好名声，得到了当地百姓和各路名人显达的支持，很快，他的位子便坐稳了。

县长的位子坐定以后，周伯安在思考着自己的政绩了，只要有了政绩，有了当地贤达的举荐，他可以再去找张群，他家里的钱多得是，再花一笔重金，向张院长要个省长干干，能到大武汉去坐镇湖北，那是最理想的事了，自己不仅能威风八面，还能光宗耀祖。

要有政绩，就必须要有对手。周伯安牢记着张群的话，现在国民党的最大敌人是共产党，是现在的新四军，作为国民党的一县之长，那么，共产党和新四军就是他的最大敌人。因此，他打算找几个共产党或者抓几个新四军来开刀。但是，这共产党又有得标记，到哪里去找呢？再说他刚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来，两眼一抹黑，就是共产党与他碰个鼻青脸肿他也不认得。思去想来，一连上十天，周伯安的脑壳想得发了麻，也有想出个好办法到哪里去找共产党来开刀。最终，他想到了被他降了职的县保安团副团长夏太顶，尽管他很清楚夏太顶被他无缘无故地降了职，肚里在燃鬼火，却在心里给自己鼓气：“老子是县长，你他妈一个保安团长还不是老

子菜刀下的肉，爱么样剁就么样剁。”

主意打定以后，周伯安叫他应从城带的贴身保镖三眼贼去把夏太顶叫进县长办公室来，假装关心地问了几句夏太顶高堂身体么样，太太得不得劲，儿女长得如何之后，话锋一转，吹他在黄安县是老官员了，是黄安通，然后向夏太顶下了一剂药，说打算重用他，叫他争取立功，问他手上掌有掌握在黄安活动的共产党的资料，或者晓不晓得新四军在哪里。

被周伯安降了职的夏太顶本来就对周伯安一肚子鬼火，正暗暗打算联络几个他的得力干将找个机会把周伯安杀了，然后嫁祸共产党或者新四军，今日他突然被周伯安召进县长办公室来了，被周伯安云里雾里问了一阵之后，最后他听明白了，周伯安是立功心切，想找共产党和红军来杀，为升迁捞资本。夏太顶比周伯安入行早得多，对周伯安说是要重用他，其实是要他为他卖命的这点三脚猫功夫，夏太顶一眼便看明白了路数。他暗暗一笑，在肚里骂了句：你个婊子下的野猪，还想在老子面前玩花龙灯。夏太顶的肚子里虽然在骂人，脸上却表现出了十二分笑容，一口一声对县长大人要提拔重用他表示感谢，说一定尽力立功，以谢县长大人的赏识之恩。

周伯安见夏太顶上了钩，高兴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叫他好好干，并吹嘘说他在重庆有大后台，跟了他会飞黄腾达。

夏太顶一连点着头，弯着腰说是是是，并表态说尽快去找路子打听，争取早日立功。周伯安哈哈笑着亲自将夏太顶送出了办公室。

回家以后，夏太顶仍然一肚子火，吩咐堂客炒了几样下酒菜，把他手下的几个得力干将黄得干、哈巴鸡、见花谢等叫到家里来，一边骂骂咧咧地喝酒，一边把周伯安把他叫去的事对他们说了，这些早就在县政府里滚得烂熟的家伙一听就说周伯安这狗日的有野心，官瘾大，想做大官。

哈巴鸡是一个脑壳比西瓜还圆的伙计，他的本名叫刘金定，食量特大，能吃能喝，因此，脑壳也越来越圆，人越来越不灵便，脑壳也越来越不灵便，除了“哈哈”地忠心听夏太顶的话以外，完全一副哈巴相。但是，因为他能忠实地执行夏太顶的命令，深得夏太顶喜欢，夏太顶身边的几个干将笑着叫他哈鸡巴，他笑着认了，夏太顶说鸡巴不好听，改成哈巴鸡，刘金定也笑着认了。本来，夏太顶身边的这批得力干将都对他们的主子被降了职，做不了主了同样一肚子鬼火，现在听夏太顶说周伯安在他们的主子面前玩花龙灯，都拍的拍桌，拍的拍椅，骂周伯安瞎了狗眼，把他们当成不见世面的乌龟王八看。哈巴鸡一边“哼哼哈哈”地跟着骂周伯安不是东西，一边大口大口地喝着酒，吃着菜，突然，他“啪”的一声将手上的酒杯重重地拍在桌面上，圆瞪着眼，仿佛要说什么，声音在喉咙里“咕咕”响，大家以为他被食物哽住了，见花谢连忙跳起来抱着他的头往上提，用手“噎噎噎”地插着他的后背，好让食物快点下去，免得噎死了他。黄得干也跳了起来，指着哈巴鸡的鼻子骂道：你娘的臭×，总有一日要把你这狗日的卡死，你前世有吃到东西，是饿死鬼

转的世。”“唔唔唔”哈巴鸡连忙吞下去了口里的酒菜，空出嘴来，拼命推开见花谢，涨红着脸说，老子哪里是被卡了呀，老子是想出了一条好消息。

听哈巴鸡说有好消息，夏太顶突然来了劲，跳起身来催他快说，大家也催他快说。哈巴鸡为了证实自己不是像他们说的好吃好喝，差一点被酒菜卡死了，连忙结结巴巴地把刚听来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对大家说了。

原来，哈巴鸡的家在大别山里的一个叫虎啸寨的小村子，这个村子有十几户人家，因为能经常听见山里的老虎叫而得名，其实这虎啸是因为这个山寨处在一个山口的侧面，每到大风刮过这处山口时便发出如虎啸般声音。这处山寨的位子也很特别，它处在大别山脚下，离黄安县城不足五十里，寨子后面便是进入莽莽大别山的小道，寨子前不到两里便是进出县城的石板路。哈巴鸡“呜呜哇哇”了一大通，大家才听明白。原来，前几日他家里的一个堂叔来找他，说是他堂弟玩猎枪跑了火，被铁弹打得浑身是眼，要买枪伤药回去治，他带堂叔去买了不少药，有中药还有洋药，一大箩筐，是他把堂叔送出城去的。

夏太顶听了半天，仿佛像跑了气的皮球，又“嗵”地一屁股坐回原位上来，举起酒杯，不耐烦地叫大家喝酒，喝酒。见花谢烦了，瞪了哈巴鸡一眼，骂了一句：“你他妈的说了半天，这是么牛鸡巴消息呀，你他妈卡死了好，少一个祸害。”

“你才卡死了好，死了你才少一个祸害，你为啥事叫见花谢呀，你有毳用，在我面前狠，见了女人鸡巴就蔫了，你老婆说你把她搞得闺女不像闺女，嫂子不像嫂子，要跟你脱离晓得不晓得。”哈巴鸡见见花谢说他是好吃好喝，顿时来了气，把见花谢的短处揭了个底朝天。

“老子打死你。”见花谢被哈巴鸡搞得满脸通红，举起拳头向哈巴鸡的面门打去。

坐在当中的夏太顶眼明手快，见见花谢来真的了，估计他这一拳过去非打瞎哈巴鸡的一只眼不可。便抬起手来一抓，将见花谢的手腕紧紧抓在了自己手中，瞪着哈巴鸡骂道，那是他堂客不争气，生不了崽栽赃他不中用的，他在东门养的那个婊子为啥事生了崽，不说他不中用呢？夏太顶将见花谢的手推回去，心平气和地说了句：“算了。”又举起酒杯，叫大家喝酒，喝酒。

哈巴鸡见夏太顶根本不把他的当回事，突然急了，站起身来说：“团座，我是真的有消息呀。”夏太顶见哈巴鸡又要说话，有些烦了，对他扬了扬手，叫他坐下来喝酒。哈巴鸡真的急了，突然不结巴了，认真地说：“团座，你不晓得，大别山上的红军原来经常有伤病员到我们寨子里来养病。你刚才一提周县长说要找共产党红军，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堂叔来买那么多药回去给他儿子治病，用得了呀，还是治枪伤的，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现在叫新四军，不叫红军了。”见花谢心里仍然有气，对哈巴鸡吼了一句。

“对，对，对，对。”夏太顶说了一连串“对”字后，顿时来了精神，突然他又举起酒杯，叫大家喝酒，喝酒，说老子才不管他什么共产党，什么红军，黑军，老

子才不把这个消息告诉那狗日的，让他去杀共产党，杀新四军，好向上请功，再出去做大官呀。”

“团座！”见花谢这个时候来了劲，一脸阴笑，眯着眼把头送到夏太顶的面前说，“发财的机会来了，周伯安这个狗日的是有钱的财主，钱多了，想当官。据说他家里在应城是大户，在汉口有大生意，他的钱多了，我们这些穷光蛋何不弄几个花花？”

夏太顶经见花谢一提，仿佛悟出了什么，也顿时来了精神，哈哈笑着说：“对，对呀，妈的他有钱，老子有他要的消息……”夏太顶说到这里突然止了话头，抬头对哈巴鸡说：“你吃完饭后马上给我回家去把消息打探实了，迅速回来报告我。”哈巴鸡见夏太顶又在器重他了，又来了神，连连点头答应着“好，好”。夏太顶又扫了坐在桌上的几个人一眼，叮嘱他们要封住口，不能走漏了这发财的消息。大家点头应了。

哈巴鸡丢下酒杯匆匆吃了两碗饭后，对夏太顶说了句我走了，便要起身出门。夏太顶叮了句快去快回，哈巴鸡喜颠颠地颠出门去了。

到了第二日天黑了好久，哈巴鸡才气喘吁吁地跑进夏太顶的家门，把打听到的消息一五一十告诉了他。夏太顶突然高兴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一边拍着哈巴鸡的肩膀，说他立了大功，一边叫客厅赶快炒菜热酒，招待哈巴鸡，自己一转身跳出了门，向县政府跑去。

到了县政府，夏太顶对向他立正的几个站岗的团丁扬了扬手，匆匆忙忙跑进后院，被三眼贼挡在了周伯安住房的门外，说县长休息了。夏太顶一瞪眼要发作，又知趣地堆起笑脸，对三眼贼说：“你去向县长通报一下，我有重要消息向他报告。”三眼贼一听夏太顶说有重要消息报告，不敢怠慢，连忙跳进门去，将正抱着花月容准备上床的周伯安叫出卧室来。周伯安听三眼贼说夏太顶有重要消息报告，顿时高兴地一连说了几个“请”，叫三眼贼快把夏太顶请进客厅来。三眼贼又连忙跳出门去，笑着请副团座进门。

夏太顶也不像往日听见三眼贼叫他副团座就不舒服了，连忙三步并做两步进了客厅。周伯安哈哈笑着对夏太顶说了几句辛苦了，辛苦了以后，吩咐三眼贼倒茶，叫夏太顶坐下喝茶后，打发三眼贼出了门，迫不及待地问夏太顶有么好消息，快说。

夏太顶见周伯安一副猴急相，故意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又在肚里骂了句：你个婊子养的野猪。然后放下茶杯说：“县长，我已经打听到了一条重要消息。”说到这里夏太顶故意停了下来，要吊吊周伯安的胃口。果然，周伯安迫不及待地叫夏太顶快说，快说。夏太顶这才把他打探到的重要消息告诉周伯安说，在离县城五十里路的一个寨子里有二十几个新四军伤病员在那里治伤，养病。周伯安一听马上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紧盯着夏太顶问在什么地方。夏太顶淡淡一笑，抬手示意周伯安坐下来说话，见周伯安坐下来以后，夏太顶轻轻叹了口气说他也不晓得在么地方。周伯安又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叫夏太顶赶快去查清楚，他马上带人去把他们全杀了。

夏太顶见周伯安上了钩，果然是要拿杀共产党新四军立功，又淡淡一笑说，不要去查了，他一本正经地告诉周伯安说这条消息千真万确，是他一个在新四军里的内线告诉他的。周伯安又急忙叫夏太顶去把这位朋友请来。夏太顶摇了摇头，仍然一本正经地告诉周伯安说，这个人不会跟任何外人见面，他又装出十分神秘的样子对周伯安说，周县长，你是初入这一行，这个行里有一条规矩，像这样能让人升官发财的重要消息，人家是要卖钱的。周伯安一听说要钱，毫不犹豫地问那个人要几多钱，夏太顶心内一喜，仿佛看见了白花花的银子，又装出不经意的样子向周伯安伸出了两根手指头，想探他的底。

看着夏太顶伸出的两根手指头，周伯安连忙说：“二十块大洋？”夏太顶只淡淡一笑，轻轻摇了摇头。周伯安又连忙追问了一句：“二百块大洋？”夏太顶见周伯安在加码，心一阵狂跳，仍然不露声色地摇了摇头。周伯安见夏太顶还在摇头，又迫不及待地问了句：“两千？”夏太顶见收竿的时候到了，不能让这条大鱼一横心扯断鱼竿跑了，便慢慢收回手，笑着点了点头。

“两千，两千。”周伯安在客厅里踱了几步以后，突然转过身来，对夏太顶说，“两千就两千，叫他把地方说出来，我去证实消息是准确的，马上付钱。”

夏太顶听周伯安说要去杀了人以后才回来付钱，顿时眼睛一黑，在眼前晃着的那些白晃晃的银元突然不见了。他连忙眨了眨眼，见周伯安直挺挺地站在面前，又在肚里骂了句：婊子下的野猪。脸上却强打着笑脸说：“县长，这不是做买卖，人家不见钱是不说地方的。”

周伯安一听急了，又连忙改口说：“快告诉他，我先付一半，等事情办完了，再付另一半。”

“不，不，不。县长，这不是做生意，做这行你是外行，我是内行，你以后要得到共产党新四军的重要消息，这条道不能断。两千块现洋，一块也不能少。”

周伯安见夏太顶说得神乎其神，也摸不透真假。但是，他估计在他手下的夏太顶再大的狗胆也不敢对他玩花招，便答应夏太顶，叫他去告诉那个卖消息的人，说现洋一块不少，一次结清，问他在什么地方交货。

夏太顶见鱼到手了，告诉周伯安说按照他们以往的做法，是把钱送到城外他指定的地点，然后才一手交钱，一手给条子。周伯安又答应了一声好，说明日叫麻三带几个弟兄跟夏太顶一起去交钱，接条子。夏太顶早就估计到周伯安不会这么轻而易举地相信他，便哈哈一笑说：“县长，你不信任我不要紧，可人家是拿头来做买卖，不认得的人他是不会出面的。”周伯安也确实对夏太顶不放心，可经他这样一说，仿佛被人当面扇了一巴掌，连忙笑着说不是不相信老弟，是怕送这么多钱不安全。夏太顶见时候到了，便站起身来说：“县长，我们干这一行干得多了，那望不到边的大别山上的红军，也就是现在的新四军是怎么样被打死打伤的，我们都有内线，不然你进大别山去找人，比大海捞针还难。按我们原来的做法，你把钱装在一只木

箱里，要女人陪嫁的那种红木箱，叫麻团座带几个弟兄送到城西门外，离县城十里地的进大别山的那座茶亭去，我带几个熟弟兄在那里等，钱由我带人去交，条子我拿到手后马上送回来。

周伯安见已经无路可走了，便连忙答应夏太顶说明日上午就去办。夏太顶高兴地向周伯安告了辞，不动声色地出了县政府大门，见身边有得人跟踪，连忙向家里飞奔而去。

夏太顶飞进门后，见哈巴鸡吃饱喝足了，连忙打发他去把见花谢和黄得干一伙弟兄叫来商量大事。哈巴鸡一边打着饱嗝一边高兴地出了门。夏太顶连忙转过身去，抱着正从里屋出来的堂客一边亲着她的脸，一边压低声“嘿嘿”笑着说：“发财啰，发大财啰。”

过了一会，哈巴鸡带着黄得干和见花谢等几个弟兄进门来了，夏太顶连忙一边哈哈笑着招呼大家坐，一边叫堂客给兄弟们倒茶。他的屁股还有落椅便压低声音说：“弟兄们，哈巴鸡昨日回去把消息搞准了，有二十几个新四军伤病员在虎啸寨治伤养病，我把这个消息卖给周伯安这个婊子养的野猪了，他对我们不放心，明日他叫麻三那狗婊子养的野种带几个人把钱送到城西门外进大别山去的第一个茶亭里。”说到这里，夏太顶又压了压声音，把头靠近他最贴心的几个部下，如此如此说了一通，见大家都听懂了他的话，然后抬起头来，长长出了一口气，想了想又压低声音说：“这件事办了，肯定要闯下大祸，周伯安这狗日的升官心切，肯定要带保安团去杀这批新四军伤病员，他把这批伤员杀了，大别山上的新四军肯定不会放过他，到时候把他捉去了，他一盆屎扣在我们头上，我们这几条小命也就算玩完了。”“吊死鬼。”夏太顶转头对坐在身边的一个长脖子年轻人叫了一句，接着说，“你的枪法准，你给我盯着周伯安这个婊子养的野猪，到时候趁机打黑枪，把他干了。不然，新四军晓得是我们卖的消息，来找我们算总账，我们这几条小命不够赔，有可能要搭进老婆娃儿。”

“好！”吊死鬼应了一句。

“不多说了，都按我刚才吩咐的去做，事成之后，每人五十块大洋，哈巴鸡立了功，要多给一点，大家不要有话说。”夏太顶叮嘱了一句。

“好！”

“他该多！”

黄得干一伙先后表着态，相继站起身来，准备出门。

“出门后都小心点，分开走，不要让周伯安带来的那几个狗婊子养的野种看见。”夏太顶又叮了一句。

黄得干先点头应了句“好”，跳出门去，弯着腰迅速溜进黑暗处，其他几个人也相继跳出门来，靠着屋檐下的暗处溜走了。

第二日吃过早饭以后，周伯安从钱庄里取出他带来的两千块大洋，装进四口麻

三弄来的暗红色木箱里，吩咐麻三带上十个荷枪实弹的保安团丁，用两架牛车拖着出了西城门，向大别山腹地走去。因为是周伯安亲自交办的事，麻三不敢有半点闪失，带着几个亲信一路小跑，巴不得把这箱比炸药还要人命的东西交了出去，好交差，他很清楚，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山里，无论是新四军还是土匪盯上了这几箱东西，他得拿命去保，不然周伯安也要剁他的头。他边气喘吁吁地跑着，边挥手催大家快跟上牛车。只一个来时辰工夫，他们便到了茶亭。

再说夏太顶早已带着他的几个得力干将赶到了茶亭坐镇，把过往的行人都赶着拐上别的小路躲得远远的走了。也将茶亭里一对老夫妻赶到山上做事去了。

这座茶亭从瓦面上看是一座整体建筑，可下面分成了两部分，茶亭横跨道路两边，路从亭中穿过，路西靠山的一部分是两间正房，里间住烧茶的人，外间是伙房，房外是一个空结构的木架子，路东是两根石柱，顶着木架与那两间房子连成一体。两根柱子间用一根一面削成了平面的大松树连着，供过往行人歇脚。靠北的一根柱子边支着一个木架，上面放着一口大茶缸，缸边是一只小木方桌，桌上叠着上十只粗黑碗。缸口挂着两个竹吊。

茶亭四周有几亩薄田地，是公田，专供住在茶亭里烧茶的人种，供他们吃饭，维持他们的生活。

茶叶是四周山上野生的茶树出的，烧茶的人闲时便去采回来炒好，收起来，泡茶时丢进茶缸里。也有行善者从四面八方带来好茶叶捐给茶亭，供过往行人饮用。

到茶亭里烧茶的一般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人家，也有是无后嗣的夫妻。但是有一条规矩就是烧茶的女人得清清洁洁，不能不干不净烧茶害行人。烧茶的人一般是公推的。

现在夏太顶稳稳当当地坐在亭子边供过往行人休息的木栏上，斜着眼看着从县城通往大别山腹地的那条小路。当日头爬到对面一座山尖上的时候，夏太顶突然看见一架牛车往茶亭方向“吱吱呀呀”地来了，后边跟着几个背枪的人在跑。夏太顶顿时兴奋起来，抬手从嘴里拔出烟蒂，重重摔在地上，同时从木栏上跳了起来，压低声音，哈哈笑着吼将起来：“弟兄们，东西来了。”然后吩咐大家按事先安排好的位子各就各位，自己挺了挺胸，将斜挂在腰上的手枪拉到胯前，把右手压在枪盒上，做着随时拔枪的准备。

过了一会，牛车过来了，那两只鼻眼喷着粗气的水牛站在了夏太顶面前，跟在牛屁股后边跑过来的麻三也边喘着粗气边说：“夏……夏副团座，东……东西拉来了。”

“好。”夏太顶笑着说，“赶快叫弟兄把箱子抬进房里去搁了，在外边怕山上有人看见，不安全，我再派人送进山去。”

麻三巴不得迅速脱手这几箱随时要他狗命的东西，连忙向身边的几个随从一扬手，想也不想，叫他们将箱子抬进了茶屋。夏太顶也连忙大声吩咐站在身边的几个

随从进门去捆箱子，然后大声招呼麻三和跟他一起来的部下坐在茶亭的木栏上休息，喝茶。这群正跑得双脚发软、喉咙里冒烟的家伙一个个抢着拿起大碗从茶缸里抢起茶，“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地拼命往肚里灌。

茶屋内，后门轻轻“吱呀”了一声，黄得干和哈巴鸡带着几个人用竹杠抬着四只暗红色木箱轻轻溜出了后门。门又从里边关上了，上了闩。过了一会，见花谢和几个保安团丁一起，用竹杆抬着上面盖着麻布袋的四只红木箱出了正门。夏太顶装模作样地对站在茶亭外放哨的吊死鬼和另一个部下吼着，叫他们把子弹推上膛，跟着见花谢一起把木箱送进山去，把条子取回来。吊死鬼大声应了一声，抱着枪跟另一个弟兄一起“啪啪啪”重重地将枪栓拉开，将子弹推上膛，跟着见花谢一伙人向大别山上匆匆忙忙走去。

见麻三喝好了茶，夏太顶满脸堆笑地走上前去，掏出一包炮台牌纸烟，抽出一支递给他，弯着腰叫团座吸烟，见麻三接了，他又连忙划燃洋火给他点燃，叫麻三再坐坐，休息一下。麻三转头看着那几只被几个部下抬着远去的红木箱，一扬手说不坐了，他先走一步，叫夏太顶拿到条子后迅速赶回县里去。夏太顶连连点着头，连连说着好，跟着麻三出了茶亭，看着他爬上牛车，呼一吼二地叫随行的人回城。牛车“吱吱呀呀”地掉头上了路，麻三带来的几个随从也无精打采地跟着他往城里走去。

看着麻三一伙渐渐走远了，夏太顶又“嘿嘿”一笑，骂了句：“你个婊子养的野种。”转身又跳进茶亭，一屁股坐在木栏上架起二郎腿，悠然自得地抽着烟。

再说从茶屋后门抬着四口红木箱出了门的黄得干和哈巴鸡一伙人，熟门熟路地钻进了屋后的丛林，从另一条通往县城的小路上穿出了山林，在一处开阔地放下箱子，从树上解下十几匹马，迅速把木箱用麻布片包好，捆在马背上，黄得干先上了马，哈巴鸡和其余一伙团丁也爬上了马，一前一后飞快地向县城飞奔而去，不到半个时辰便进了城，黄得干将他的马牵进了夏太顶家的后院，同几个团丁一起从马背上抬下木箱，抬进了夏太顶的家，交给了夏太顶的堂客，到城门外等夏太顶回来。

从正门抬着四只红木箱进山去的见花谢一伙人，满头大汗地走了七八里路，见后边有得人跟来，才放慢脚步，走到巴河上游的一座桥上，见花谢对弟兄们吼着“一、二、三”，一起将肩上的竹杠和红木箱一齐丢进了桥下飞泻的水中，红木箱在水中打了两个滚便沉进了水里。见花谢哈哈一笑，对其余几个兄弟一扬手，说了句：“走。”带着他们一路吹着口哨回到了茶亭，向等在茶亭里的夏太顶报告说办妥了。夏太顶又哈哈笑着赞扬了他们几句，向见花谢伸出手说：“那个新四军写的条子呢？”见花谢仿佛恍然大悟，连忙一边“噢噢”着，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白纸条，双手递给夏太顶，笑着说：“团座，这是那位新四军大爷写的条子，您收好。”夏太顶笑着接过条子，慢慢展开，看着上面的三个小楷：虎啸寨。得意地念了一遍，然后哈哈大笑将字条叠好，边收进衣袋里边说：“这位新四军爷爷的字写得

不错，看来新四军里也有读书人。”然后向大家一挥手吼了说，“走嘞，回家去领赏，那婊子养的野猪有的是钱，下次再找个新四军爷爷卖给他一条消息，大家有好日子过了。虎啸寨要演大戏了，我们跟去看热闹，大家各自保命，不要往枪子上冲，听见冇。”

“听见了。”他的一伙得力干将一齐吼了起来。

“走。”夏太顶又一挥手，抬脚先出了茶亭，领着这伙浑身的血都烧得冒热气的家伙向县城走去。

夏太顶的家住在县城西门边，县政府在东门。他领着一伙干将，大摇大摆地进了城门前，有到县政府去，而是将他们领进了自己家的后院，迅速进了内屋，见那四口红木箱放在房内靠大方桌的地上，连忙走过去打开箱盖，见里边的银洋一扎一扎地用纸包好了，上面还盖着“正泰钱庄”的红印，“嘿嘿”一笑，抓起一扎，从中间掰开，拿起一枚大洋吹了一口气，放到耳边听了听，哈哈一笑说：“是真货。”然后将手上的散洋丢进木箱里，对将头伸进木箱来的弟兄们压低声音说：“这里是一千块大洋，你们几个只抬箱子出力的弟兄一个人五十，黄得干、见花谢、哈巴鸡你们几个弟兄每人一百块，哈巴鸡多拿五十块，消息是你搞来的。我冒的风险比你们大，周伯安发现了要剁头肯定剁我的，我拿两百。大家看这样分成不成。”

“成！”

“成！”

“成！”

看着马上要到手的银洋，又见夏太顶比原先说的多给了五十块，黄得干一伙都压着声音连忙表着态，巴不得夏太顶迅速把银洋分到他们手上。

“好，那就这样办。”夏太顶边说着边点着数，边分着银洋，分好后，夏太顶叫大家藏在身上，多的叫他们脱下内衣包好，从前后门分别出去，赶快把东西送回家藏好。这伙喽啰相继陆续从前后门出了夏太顶的家门，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溜回了各自的家。

等弟兄们都出了门，夏太顶连忙跑进卧室，见堂客正在将一大堆现洋往柜里装，连忙轻轻叫她不要装进柜里去，吩咐她赶快到与他家有往来的“同和钱庄”去找金老板，叫他天黑以后亲自带人上门来把现洋收走，存到“同和钱庄”去，把银票拿在手上。他的堂客不晓得是喜昏了头，还是喜发了疯，抱着夏太顶在他的脸上一顿狂啃，边啃着边叫着：“我的肉，我的儿。”夏太顶突然被堂客啃起了火，一把将她推倒在地上，吼着说：“你疯了，还不快去。”他的堂客这才醒了过来，连忙从地上爬起来，跑出门去。

见堂客走了，夏太顶也连忙将外屋的红木箱搬进卧室，反手关了门，匆匆走出大门，将门上了锁，这才把身上的那套被老百姓叫做“黑狗皮”的保安团服拉挺刮，倒背着双手，慢慢向县政府走去。

周伯安自从把那箱现大洋送出门后，便焦急不安地在办公室里驴拉磨似的转圈。刚才见麻三回了，晓得夏太顶差人把现洋送进大别山上去了，心稍稍放了下来。仍然有些不放心的，不时到大门口来望，等夏太顶回来。这一次他刚走到大门口，见夏太顶一副洋洋得意相，倒背着双手走过来了，晓得事情有眉目了，连忙迎上前来，笑着问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听见夏太顶说办妥了，一把抓住他的右手，把他拖进办公室，迫不及待地叫夏太顶拿出条子，当夏太顶刚刚把那张白纸条掏出口袋，周伯安便一把抓过去，迅速展开来，看着上面的字，轻轻念着：“虎啸寨。”抬头问夏太顶晓不晓得这个地方。夏太顶笑着说晓得。周伯安又问离县城几远。夏太顶回答说五六十里。周伯安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重重地拍了夏太顶右肩膀一掌说：“干得好，我会重用你的。”转过头去，大声叫在后院休息的麻三到办公室来，吩咐他和夏太顶一起去集合队伍，准备好枪支弹药，天黑后出发，连夜赶到虎啸寨，趁天黑把寨子包围起来，天一亮便开火。他要亲自压阵，把寨子里的新四军全部杀干净。麻三大声应了一句：“是。”夏太顶却只点了点头，说一切行动听县长大人和麻团座的。心里却骂了一句：“这狗婊子养的野猪还真心狠手毒，也不怕得罪了新四军灭他满门。”

麻三领命后连忙带着夏太顶出了县政府，叫传令兵去把在各处值勤的团丁都通知下午到团部集合。

很快，天黑前队伍便整顿好了。周伯安亲自检阅了他一手武装起来的保安团，对他们训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日是检查大家勇猛杀敌的时候，到时候他会论功行赏，杀一个新四军赏十块大洋，哪个打死的哪个做记号，仗打完后他亲自来点人头，回来行赏。团丁们一听县长说有赏，都来了劲，此高彼低地吼着说要杀五个，要杀十个。周伯安见团丁们有了劲头，抬头看了看将黑下来的天，从腰上取下短枪，对麻三一扬手说：“出发。”麻三连忙跳到队伍前吼了声立正，用力一挥手大吼了一句：“出发。”带着队伍向大门外走去。周伯安见队伍动了，转身爬上他专用的官轿，轿夫连忙抬起轿子跟着保安团队伍出了门。

天渐渐黑了下来，随着保安团往大别山腹地越走越近，天也渐渐黑得看不清楚脚下的路。天幕上挂着的几颗星，也许发现了人间即将到来的一场血腥屠杀，吓得远远躲进滚过来的云层里去了，可惜星儿不通人性，在天国做神仙，不顾人世的屠戮。人世间的许多事只有天晓得，也恰恰因为天晓得了，人世才生了许多事，比如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一路上，周伯安不许任何人打灯火，都紧跟着哈巴鸡往前探着走，仅仅背着一杆枪的团丁们还无所谓，苦就苦在了周伯安的两个轿夫，他们不时把整个轿子带着滚下路边的沟坎下去了，摔得周伯安咬牙切齿地骂娘，恨不得拿枪崩了他们这两个狗日出来的。最后一次差一点把他连人带轿掀到路下边的山崖下去了，周伯安冒出了一身冷汗，干脆把两个轿夫赶了回去，免得他们送了他的小命。赶走了轿夫，周伯安只好在麻三的保护下跟着队伍一步一探地往前走，听到前后不时有人摔得叫爹

叫娘，周伯安也吓得心惊肉跳，因为从来有摸黑走过这样的山路，周伯安生怕自己一脚踩空了，飞下山崖去了，那就不说去杀新四军立功了，连骨头渣也找不回去了。他跟这些在大山里摸进爬出的保安团丁比不得，这些人脚下有路，他两眼一抹黑，周伯安正心惊肉跳地边想着边走，突然他身后传来一声惊叫，接着是一声“大少爷”的惊呼，紧接着是一声长长的“救命……呀……”往山崖下飘去，越飘越远，最后整个大山又死一般静了下来。

“是哪个落下去了？”周伯安听见摔下山崖的人在叫“大少爷”，晓得是自己从应城带来的心腹，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问身边的麻三。

麻三连忙回了一句是臭皮蛋，声音都在发抖。

“记得这个地方，回头把他的尸首找回去。”周伯安也声音打颤地说。

“这到处一抹黑，我到哪里记。”麻三连脚都在打颤。

“走吧！”周伯安又开始往前探着路走。

“都靠里边的崖壁走，外面是看不见底的悬崖，落下去就结果了。”

在前边引路的夏太顶也清清楚楚地听见有人掉下悬崖去了，当他听见那落下去的人在叫“大少爷”，晓得是周伯安带来的人，暗暗“嘿嘿”一笑，为了摆脱自己路熟的责任，他大声吼了一句，拍了拍走在最前面的哈巴鸡的肩膀，叫他快走。夏太顶根本不担心他的弟兄，这样的夜路他们走得多，根本出不了事。

周伯安战战兢兢地往前摸着，一边在心里暗暗求菩萨保佑他不掉下山崖去，哪晓得他刚走了上十步，右脚尖突然碰在一块石头上，人还有倒下去，嘴里便“妈呀”大叫了一声，整个人“噶”的一声扑在地上，右脑壳重重地磕在崖边的一块石头上，两只眼珠金星乱飞。麻三连忙把他扶着坐了起来，周伯安边骂着“妈的×”边摸了一把鼻子，见有东西在往外流，闻到了腥味。“是血！”他在心里说了一句，又摸了一把痛得整个脑壳发麻的右脑壳，发现又有东西在顺着发根往下流，连忙叫麻三打开电筒照一下。麻三连忙从衣袋里掏出电筒照着周伯安的脸，见他满脸是血，慌了神，束手无策。因为事先周伯安杀新四军心切，根本没有考虑这一路上会出现的事，也有带药，麻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伯安的右额头冒血。

走在前边的夏太顶听见了麻三的叫声，晓得是周伯安出事了，暗自一笑，转过身来看个究竟。夏太顶走过来看见周伯安坐在地上，满脸是血，假装关心地上前看了看他头上的伤口，发现右额头边有一个口子，还在冒血，连忙从麻三手上接过电筒，在山崖边的乱柴草丛中照着扯了一把叶子，放在口里嚼了嚼，吐在手心上，贴在周伯安的伤口上，把电筒还给麻三，从腰带上拉下一条毛巾，将周伯安的头包了起来，拍了拍手，说了句：“好了。”转身向队伍前面走去。

麻三拉起周伯安，问他能不能走。周伯安一手捂着头，一手捂着鼻子，边骂着“妈的×”，边一步一拐地跟着队伍往前走。

不晓得过了几久，夏太顶从前边传过话来，叫大家不要出声，都到前边一块空

地集合。周伯安晓得到地头了，心放了下来。等他一步一拐地走过来的时候，走在前边的团丁已经站在了路边。夏太顶跑到他的面前，压低声音指着前面一处山坡上隐隐约约能看得见屋顶的寨子说，那个寨子就是虎啸寨，问周伯安么样安排。

周伯安正满肚子冒着鬼火，恨不得马上亲手把这些让他跌得头破血流的新四军伤员全部杀了，咬了咬牙，吩咐麻三和夏太顶一个人带一部分队伍，分成两路，从寨子两边摸上山去，把整个寨子包围起来，等天亮了，听他的两声枪声为令，一齐冲进寨去，一家一户搜，看见新四军就杀，一个不留。麻三和夏太顶轻轻应了，一起将队伍分成两部分，各带一部分向山上爬去。周伯安带着他的贴身保镖周必贵跟着夏太顶上了山。在进虎啸寨路口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头后，夏太顶突然看见路口有个人影晃了一下，便轻轻对周伯安说新四军有哨，叫他藏到路边的一片丛林中去，不要发出响声。周伯安轻轻应了一声，向树丛中爬去。

天越来越黑了，四周一片死寂，只有过往的山风将山上的树叶吹得“呜呜”叫，因为走了一夜路，出了一身汗，周伯安现在坐下来经山风一吹，浑身冰凉，开始浑身打颤，不时抬头看着从树空中露出来的一线天，巴不得天快亮。

哈巴鸡探到的这条信息是十分准确的。因为日军封锁了进大别山区的巴河一线，切断了新四军五师的物资供应线。前不久，新四军五师一个团兵力下了山，对日军突然袭击，一场恶战下来，双方伤亡不少，日军尝到了不怕死的新四军将士的滋味，将部队集中到了几个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新四军二十三个不同程度受了伤的伤员，都被安置在虎啸寨这个群众基础最好、家家都有人参加新四军、仅仅十二户人家的小山寨里疗伤养病。哈巴鸡的老家也在这个寨子里，他的父亲刘盛银十来岁就到黄安县城里的一家杂货铺做学徒，由于脑子灵便，长成大后他便自己开了一家木器行，从大别山里运木材出去卖，赚了不少钱，然后自己在黄安县城盖房，娶妻，生子。哈巴鸡是刘盛银的三儿子，因为只晓得哈吃哈喝，长得圆鼓隆咚，读不进书，刘盛银只好托熟人买通了县保安团长夏太顶，叫他进保安团做了团丁。

哈巴鸡有一个姑妈嫁在离虎啸寨不过上十里的豹子沟。前日他好吃好喝背了一背篓东西上了姑妈的家门，说他到虎啸寨去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又塞给姑妈五块大洋，叫他到堂叔刘盛山家去跑一趟，看他家是不是有其他人。他的姑妈看着手上的钱，上虎啸寨子去了一趟，回来告诉哈巴鸡说他堂叔家里确实住着两个生人，一个包着脑壳，一个绑着腿，她还看见寨子里有不少人同样绑着腿、拄着拐、吊着手、包着脑壳的在屋前屋后晒日头，在屋前屋后转，估计有十几二十人。进虎啸寨的路口还有人拿着枪放哨。哈巴鸡得到了准确消息，高兴地回县城报告了夏太顶。

一阵黑暗以后，天渐渐泛了亮，山林间的鸟雀开始鼓噪起来，叽叽喳喳地将这个死一般沉寂的大山吵醒了，只可惜有吵醒那些山民。也正因为这些鸟雀的欢歌笑语，使这静寂的莽莽大山显得更加平静祥和，让这些山民们放心地享受着这份平静祥和给他们带来的快意，他们万万有想到这份平静祥和中隐藏着一场即将到来的血

腥屠杀。

天越来越亮，周伯安也清清楚楚地看见进虎啸寨的路口上，有一个端着枪的人隐身在路边的一棵大树后，也许因为山风冷，哨兵不时到路口上来转一个圈。周伯安握着短枪，对身边的周必贵一扬手，轻轻叫他跟自己一起摸近那棵大树，周必贵点了点头。

这周必贵是周伯安同村的一个族侄，是大富水两岸出了名的魔王，只要不是正经事，什么坏事他都做，并且打架时手特别毒，人们都远远躲着他，背地里叫他死老鼠。有一次他在湾上镇“春和茶馆”赌输了钱，要与从应城县城里来的一伙赌棍拼命，那伙人将他毒打一顿以后，将他捆了起来，要他家里人拿钱去付清赌债，不然就要把他丢进河里去喂鱼。周必贵的家本来就穷得叮当响，家里又出了这么一个孽子，他的父母亲根本就不出面，说让他喂鱼也好，免得他祸害乡邻，让大家骂祖宗。周必贵见自己必死无疑了，不仅他的家人不出面来救他，连当地的人也有得一个出面帮他说好话的，他便大骂家人不是东西，骂湾上镇的人不帮自己人说话，说下辈子他非杀了他自己家人和湾上镇所有的人不可。

这个时候周伯安听到了周必贵要喂鱼的消息，本来他对周必贵这样的下三烂很讨厌，但是，这个时候他正要网罗几个杀手去对付高仁泰，便走进了“春和茶馆”，用钱将周必贵的人头从那伙人手上买了下来。从此，周必贵成了他的贴身保镖。周必贵因为命是周伯安买下来的，从此对他忠心不二。周伯安到黄安做县长后，也把他带到黄安来了。

周伯安同周必贵一起无声无息地摸到新四军哨兵的身后的另一棵大树后面，周伯安叫周必贵蹲在一块大石头后，用枪瞄准那个哨兵，连开两枪，既打死哨兵，又作为他发出进攻的信号。周必贵点了点头，连忙趴在那块大石头上，放平枪，轻轻将子弹推上膛，瞄准那个刚刚走到路上的新四军哨兵连开两枪。只见那个哨兵摇了两步，大吼了一声：“有情况。”往前跑了几步，便扑倒在地上，不动了。

周伯安一跃而起，一扬手上的枪，吼了句：“打！”带着周必贵向寨子里扑去。

听到枪声，保安团丁一齐冲出了山林，将寨子围了个严严实实。

周伯安跑进寨子，得意地笑了笑，打着转看了看仍然有得任何响动的房子，突然，他看见一户人家的木窗门轻轻打开了一条缝，又很快合上了，晓得里边有人在看外边的动静，便一扬手命令团丁一家一户搜。那些有经验的团丁因为摸清楚屋里的情况，不敢轻易行动。正在周伯安大吼着“搜，搜”时，突然他的左耳边一声脆响，头皮一麻，连忙扑在地上，用手一摸发现上半只耳朵有得了，血在顺着另半只耳朵往下流。

“有人打黑枪！”周伯安大吼一声，周必贵连忙跑上前去将他拖到一处屋檐下，周伯安骂了句“妈的老×”，大吼着：“烧！烧！”叫麻三带人烧房子，烧死屋里的人。麻三应了一声，开始带人在屋前屋后的柴草堆上点火，然后往房屋上引。